



从理想性到现实性

CONGLIXIANGXINGDAOXIANSHIXING

——柏拉图政治哲学研究

孙经国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从理想性到现实性

CONGLIXIANGXINGDAOXIANSHIXING

——柏拉图政治哲学研究

孙经国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理想性到现实性：柏拉图政治哲学研究/孙经国著.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2

ISBN 978-7-80688-761-5

I. ①从… II. ①孙… III. ①柏拉图 (前 427~前 347) -政治哲学-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02. 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5489 号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项新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300191

电话/传真：(022) 23366354 (总编室)

(022) 23075303 (发行科)

网址：www. tssap. com

印刷：天津市汇鑫源印刷设计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20

字数：300 千字

版次：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言	(1)
导言	(8)
一、柏拉图之前的希腊政治思想及其理论局限	(9)
二、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发展演变:从理想性政治哲学到现实性 政治哲学	(19)
三、政治哲学的后世发展与研究柏拉图政治哲学的重要意义	(28)
第一部分 《理想国》理念中的政治哲学	
第一章 理想性政治哲学的含义	(39)
第一节 对《理想国》中政治哲学特性的争论	(39)
第二节 《理想国》中理想性政治哲学的蕴涵	(43)
第三节 《理想国》中理想性政治哲学的意义	(48)
第二章 宇宙论——理想性政治哲学的思维框架	(54)
第一节 柏拉图宇宙论形成的思想背景	(55)
第二节 柏拉图内在目的论的宇宙论	(61)
第三节 柏拉图宇宙论视阈下的理想性政治哲学	(68)
第三章 正义论——理想性政治哲学的价值论证	(73)
第一节 什么是正义——“正义理念”与“现实中正义”的分殊	(73)

第二节	正义理念是源自至善的政治价值根基	(83)
第三节	现实中的正义是“指向至善”所生产的和谐社会关系	(88)
第四章	知识论——理想性政治哲学的认知基础	(95)
第一节	知识论的政治旨趣	(95)
第二节	知识论的主要内容	(103)
第三节	知识论与理想性政治哲学	(111)
第五章	德性论——理想性政治哲学的道义根据	(117)
第一节	《理想国》中德性论的含义及其理想性特征	(118)
第二节	德性与政制	(125)
第三节	德性与幸福	(133)
第六章	教化论——理想国家的实现路径	(141)
第一节	教化的政治价值——生产趋向至善的现实和洽	(142)
第二节	教化的本质——引导心灵的转向	(145)
第三节	教化的实施——铺设具体的向善之路	(150)

第二部分 《法律篇》中的现实性政治哲学

第七章	现实性政治哲学的含义	(157)
第一节	《法律篇》的主题	(157)
第二节	“法律”的特性	(162)
第三节	作为现实性政治哲学的《法律篇》	(171)
第八章	现实性政治哲学的本质论	(176)
第一节	法律的理想性之维	(176)
第二节	法律的现实性之维	(185)
第三节	法律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	(190)
第九章	现实性政治哲学的方法论	(197)
第一节	立法的目的——整体美德	(198)

第二节 立法的原则——明智、节制、友爱	(204)
第十章 现实性政治哲学的实践论	(216)
第一节 法律的序言	(216)
第二节 关于教育的法律	(222)
第三节 关于刑罚的法律	(230)
第三部分 理想性政治哲学与现实性政治哲学的分疏与融合	
第十一章 从《理想国》到《法律篇》柏拉图政治思想的演变	(238)
第一节 演变的主要内容	(238)
第二节 演变的原因	(244)
第三节 演变的实质	(251)
第十二章 对理想性政治哲学与现实性政治哲学的理论反思 及合理形态政治哲学的建构	(260)
第一节 理想性政治哲学的理论价值和自身局限	(261)
一、理想性政治哲学的理论价值	(261)
二、理想性政治哲学的局限	(275)
第二节 现实性政治哲学的重要意义与可能理论误区	(282)
一、现实性政治哲学的重要意义	(282)
二、现实性政治哲学的可能理论误区	(292)
第三节 实践哲学视阈中的现实性政治哲学	(297)
参考文献	(304)
后 记	(316)

序 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研究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政治哲学思想的著作。这首先会带来一个疑问,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已是柏拉图的那个时代所不能比拟的,把这样一位生活在 2000 多年以前的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再拿出来进行考量,这对于我们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怀特海曾有一句名言,说 2000 多年的西方哲学史,不过是给柏拉图做注脚。这话也许过于夸张,但却不能说毫无道理。柏拉图政治哲学理论的思想魅力,并不在于他所提供的近乎“乌托邦”的政治方案——理想国如何凝聚了理论思维的想象力,而在于他所提出的问题,至今依然是饱受争议的问题。例如,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是否存在着永恒的、绝对的“正义”?政治哲学是否应当追寻有关正义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标准?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生活中,又怎样切实地、不负众望地实现政治正义?等等,就此而论,罗尔斯的那部带来政治哲学复兴的著作——《正义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正是给柏拉图的政治学说做了注脚吗?政治生活是人们现实生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活动场域,面对纷繁迷离的各种现象,如何在其中生活得更“好”,这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于是,对“好”或“善”的公共生活方式的反思成为人类理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政治哲学也正是随着这种理论诉求的愈加迫切而在当代渐为一门显学,反思和建构合理形态政治哲学也由此成为

当前的一个理论聚焦点和生长点。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的政治生活是与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思索融在一起的,在这里,思想不仅仅是反映生活而且是生活的内在要素,它是政治生活的灵魂,而它的生命力则体现在源头与脉流的历史总体中,永不衰竭。

毋庸置疑,我们的现实政治生活包含理想与现实两个维度,理想是应当怎样,现实是事实如何。应当表现为一些价值准则,或说是依据或根据;事实则表现为现实条件、问题、经验内容等。政治哲学在把握政治生活理想性方面,对理想、应当要做出理论上的推定,即从自然性或宇宙本性、神性、人性等终极设定中推断出人类生活的理想性应当。另一方面,政治哲学要考虑到政治生活的现实性层面,即通过经验考察、历史分析、人类学考证等,关注人类生活的现实条件。这样一来,政治哲学可能会出现两种主要形态,一种表现为追求政治理想,把政治理想看成是现实政治的建构原则,不考虑现实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单纯追求把一种终极性标准变成现实生活的要求,这种形态的政治哲学可称作理想性政治哲学。另一种形态则是从政治生活的现实要求和理想性追求的双重视角,既考虑理想实现的现实制约,又不忘超越现实的理想追求,在有机融合、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实现两个维度的良性互动,制定相应的制度,生成相对完美的生活方式,我们可称其为现实性政治哲学。这样一来,按照对政治生活两个维度处理方式的不同,可以把政治哲学划分为理想性政治哲学和现实性政治哲学两种形态。

基于上述思考,作者认为,柏拉图作为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源头,是我们研究政治哲学时不可绕过的人物,他的两篇政治哲学名著——《理想国》和《法律篇》恰恰分别充分展现了两种形态政治哲学的思维逻辑和理论特性。它们从不同层面凸显出柏拉图对人类政治活动的深刻洞见。通过对它们的梳理、分析,应能入柏氏政治智慧堂奥,触及政治哲学的基本结构、特性,认清后世“注脚”的思想价值,进而利于我们对当前人类政治活动作出更为合理的反思和建构。

在柏拉图之前,希腊古典时期的思想者就已经开始对“好”的公共生

活方式进行了整体性反思。大致来说,主要从两个路向上展开,一个是在超验层面上确立现实共同体生活秩序的根据,这一点在早期希腊的神话传说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它把现实安排归于神的创造,人们按照神的规划过着一种具有统一性的理想性生活。宗教神话表达了人类精神的最初取向、人类意识的一种独立建构,对神的吟唱就是对一切现实现象的统一性根源的洞观、解释和报道。在那时,这种由神及人、用理想宰制现实的运思路向渗在文化深层,是主导共同体存在方式的重要政治思维特性。神话凸显和放大了人类的精神理想性特征,但在现实中,人是以一个物质性面相出场的存在,如果仅仅用精神理想性的原则来规定人的存在方式,实际上是取消或者歪曲了人的现实性。所以,神话所塑造的公共生活只能提供一种理想性的生活方式。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它必然蕴含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和危机。这种危机通过各种方式予以展现,而“悲剧”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展示这种冲突的典型艺术形式,并且它以这种冲突的毁灭性结局激发人们对理想性共同生活方式的反思和对合理方式“理据”的深入思考。这在当时主要表现为两种主要倾向:一是与神和好,回到宇宙大全,膜拜于神的跟前;另一种是与神抗争,凸显对现实的关注,赢得个人的尊严。尼采提出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正是这两种倾向的形象表达。酒神精神强调在现实中理想的纯化,拨去现实对它的僭越,使人们回归真正的本源;日神试图以他的光照保护现实生命的独立性,坚持在对现实的关注和认知中确立共同体的规范。这两种倾向无疑对于人们克服神话所成就的理想性思维范式有着重要意义,但在自我思辨观念还没有从神话土壤里分化出来的时候,面对理想性生活方式的悲剧结果,人们的努力仍是在神话的内部进行,所以无法实现真正的理论突破。解决矛盾的真正前途还有待于走出神性的直观,借助个体的觉醒,只有人开始用现实人的眼光认识和塑造自己,运用自身所赋有的理性来思考人之普遍性的存在理想和人性的一切可能性时,真正的出路才会展现出来。

当神话的幻想、想象被理性和智慧所代替,超自然的动因被以经验事

实的探究和解说代之为基础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第二种形态出现了,即通过对现实的认知和反思,把握现实中具有普遍性的因果关系,把它作为确立共同体生活规则的确定性根据,并依此安排人们的政治生活,这主要源自早期自然哲学家以物质的原因解释自然现象,着眼于现实认知的思维方式。从举目仰望星空的泰勒斯到倾听灵机的苏格拉底,对世界探求的方式变成了用人的理性眼光观察现实世界,认为人的一生就是此世的存在,并表现为在世的各种状态,而这种在世状态可以说明人的全部。然而,当政治哲学从敬神的形而上学中挣脱出来后,它便试图在人们尽享现实欢娱的共同生活中找寻自己的经验根据,然而这种仅仅建立在现实合理性基础上的政治哲学却瓦解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基础。这一点到了智者那里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苏格拉底认识到智者在确立共同体终极根据方式上的缺陷,认为那些从经验中产生的标准不能够归结为神圣之物或自然之物。然而,他只是通过诘问推倒了智者建立起来的一座座政治的逻辑大厦,却没有给出完善的肯定性解答。

不难看出,柏拉图之前的古希腊,人们建构公共生活的两种思路对理解、安排人们的生活都有重要的价值,也有自身的局限性。第一种思路给了流变的现实以绝对的统一性保证,但由于在对现实生活的安排过程中,现实本身只是一个被动的受体,所以由此获得的生活方式便会因缺乏现实性而显得“不食人间烟火”般的冰冷,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人在抽象、空泛的理想中很难介入自己的生命态度。第二种思路抱着对现实的眷恋,其源自现实的制度安排当然可以一改前一种方式的冰冷面孔,但由于主体自身的有限性,人所认知、确立的现实必然性不可能给共同体提供一个绝对、确定的根据。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思想是从其前人提供的精神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他既吸收了前辈们对政治生活所做的极具价值的思考,又在它们所带来的政治困境中敏锐地意识到其局限性,并在寻求合理解决这些思想局限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具有开创性的政治思想。

《理想国》是柏拉图最为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而言,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一种理想性政治哲学。柏拉图极为关注雅典政治

上的衰退和健全政治的重建,在当时,人们认识到只有正义才能产生稳固持久的城邦,但柏拉图没有仅仅停留在“正义”的秩序意义上。而是更为深入地讨论了正义的善性本质、人们对这一本质的认知以及这一本质的德性表现和实现方法等问题。他认为正义是实现个人、城邦和宇宙重新处于一个同心圆结构状态的必然进路,也是人回归宇宙正义的唯一方法,没有比回归这样一种秩序更能塑造人的德性了。而知识通过引向德性使人被德性及至善所光照,所以它是将人从黑暗中拉升到光明的灵魂牵引力。本书的作者从宇宙论、正义论、知识论、德性论、教化论五个方面揭示了《理想国》的这一逻辑思路。这五论虽各有侧重,但却相互联系,始终体现着政治的担当,彰显着理想性的特征,构成了柏拉图的理想性政治哲学。

《法律篇》也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一部重要著作,但它的特征则主要表现为一种现实性政治哲学。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围绕法律这一主题,认识到法律既不是对理念的简单复制,也不是适应此时彼时需要,漫无目的的经验规范抽象。而是用来制约、引导人走向至善的政治理性,它处在超验理想与经验现实的张力场中,它要通过合理的“秩序”使两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实现微妙的平衡。《法律篇》的主旨就是要在人类公共生活的理想与现实张力两极的辩证统一中找到人们活动中应遵循的法则,进而确立一种可行的最优生活方式。就此,柏拉图围绕“为什么需要法律、怎样制定和执行法律、需要什么样的法律”,展开对国家和法律的思考,展现理想与现实有机统一。

在柏拉图后期的思想中,人类共同体不存在一个普遍有效的行动方式,政治哲学的任务是要在人的理想指向和现实需求的张力场中反思人的生活方式。然而,后世固化的形而上学却片面发展了柏氏的思想,它以消解张力两极的异质性与矛盾性达到终极的同一性本质为旨趣,以期提供以这一本质为基础的、普遍有效的共同生活方式。根据这种思维逻辑,人的现实生活中那些与此“同一性本质”不相一致的因素和成分将或者被清除,或者被改造,或者被漠视和抹杀。亚里士多德以

降,特别是近代以来,从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卢梭一直到尼采、海德格尔,这些思想巨人,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少分歧,实际都是在参与同一个伟大事业——探求这一“同一性本质”,这种“同一性本质”或者被归结为“理性”,或者被归结为“神性”或“物性”,但其核心要求是共同的:那就是要从人的生命丰富内涵中抽取出某种绝对的、单一的原则,以之来统率和支配人们的现实生活。尽管其中也表现出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峙,但施特劳斯却深刻地指出,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对“同一本质”都具有最彻底的“知性真诚”。即他们相信知性能够发现绝对真理、人类普遍有效的活动方式,他们把自己的伟大发现认作是绝对的真理、人类的本质,殊不知,知性所发现的充其量只是人的理想维度在现实中的有条件表达,这种通过知性方式所确立起来的“理想”是不真实的、抽象的,它恰恰扼杀了人本真的理想性指向,带来了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堵住了人的政治上升之路。在现实政治活动中,如果借助政治的力量推行抽象、独断的“理想”,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就会应运而生;如果借助个体的同意消解共同体统一性的客观根据,那么,人们的活动方式就会依从于个人的偏好与行动策略,共同体就会不得不忍受个人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状态的煎熬。

于是,作者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以柏拉图的两篇政治哲学著作作为载体,分析两种形态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并从现实生活意义上,对如何建构一种更为合理的政治生活方式做出了自己的思考。在对柏拉图前后期政治思想的内容变化、演变原因、各自特性做了详细考察之后,作者认为柏拉图思想演变的实质是因理论主旨的不同,而采取的两种不同的论证、运思方式,并把这种嬗变称作从理想性政治哲学到现实性政治哲学的演变。实际上,两种形态政治哲学各有其理论价值,理论局限或可能理论误区。两者的分疏源于对政治生活中理想性维度与现实性维度之间关系处理方式的不同。理想性政治哲学凸显了理想性维度的重要性,它对于现实政治生活具有认知、批判、范导的重要作用,但它的缺陷主要在于将两个维度绝对分隔,并把现实性维度归结、还原为理想

性维度,致使政治哲学变成了抽象规范的理论建构和辩护,这样很容易陷入抽象、虚幻、神秘,带来专制、极权滋生。现实性政治哲学凸显了政治生活中现实性维度的价值,主张在现实中寻求两个维度的统一,从而既可以开显出理想的现实形态,又可以使现实始终保持一种超越的指向。然而,在此过程中,如果仅停留在理论哲学中,从现实中归纳、抽象出理想性维度,政治哲学就会变成以认知为目的,对政治生活只做描述、分析,单纯进行科学认知的政治科学,那会导致本真理想性维度的丧失,就很容易造成生活的扁平化。

这样看来,克服理论缺陷,防止片面性滋生,建构合理形态的政治哲学,需要在更为合理的视阈中进行。在最后一章,作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试探性地提出了建构合理形态政治哲学需要在实践哲学的视阈中,处理好两种形态政治哲学的关系,并提出了“以现实人的活动为基础、坚持历史主义原则、着眼实践生活的现实要求”这一基本建构思路。

本书的作者孙经国博士是我的学生。他的聪敏和勤奋在我的学生中是十分突出的。我很赞赏他不辞辛苦地去钻研柏拉图的著作,因为这不仅体现出他对柏拉图思想重要性的准确理解,而且也体现出他磨炼自己的学术意志的坚强决心。当然,柏拉图著作丰硕,后世解读之作更是汗牛充栋,作者仅选取两本代表著作来研究柏氏的政治思想,肯定是不够充分的。这部作品吸收了很多他人的研究成果,并对各种重要的观点做出了客观中肯的分析和论证,这其中也难免会存在着一些偏颇之处。研读古贤之作,本身就是对自己思想的一次历练,希望作者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深入思考,能够对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梳理、发掘、提炼更加深入,更希望作者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学术信念,发挥自己的特长,从而能够纵身于更为广阔的学术世界中。

阎孟伟

2011年11月于南开园

柏拉图的哲学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发一卷之功,批驳极权主义起源——“柏拉图的咒符”,但他也承认,“柏拉图著作的影响(不论好坏)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说,西方思想不是柏拉图哲学的就是反柏拉图哲学的,但很少是非柏拉图哲学的。”虽然历史上的学者们对柏拉图思想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认为柏拉图站立于西方文明的开端。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声称,欧洲哲学传统最可信赖的一般特征是“它由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所构成”。雅斯贝尔斯也曾这样评价,“柏拉图是一个始创者,在他之后,我们才能开始谈论哲学。因此,要理解柏拉图,不能用哲学的成见去度量他,不管我们跟随他的思想或与他的方向完全不同,都最好把他看成试金石,测试我们自己的思想与继他而起的哲学。”诸如此类的评价都反映出柏拉图的思想是在研究哲学过程中“不可以绕过”的重要资源。

对人类政治活动的反思是柏拉图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以其国家学说为研究对象,认为柏拉图主张人的活动有理想性和现实性两个维度,理想性维度是指人们的公共生活应当怎样,现实性维度则是指人们的公共生活事实如何。应当怎样表现为一些价值准则,或者说是依据或根据;事实则表现为现实条件、问题、经验内容等。柏拉图的国家学说,即政治哲学,是在两个维度所形成的张力场中对人类最好活动方式的反思。

其反思可以表现为不同的方式,本书主要考察了两种方式,并把它们称作理想性政治哲学和现实性政治哲学。其中,理想性政治哲学是指通过思维推定,从自然性或宇宙本性、神性、人性中推断出人类生活的理想性应当,并把这个理想性应当作为标准、模型,看成是现实政治的建构原则,这种政治哲学的特性是不考虑现实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单纯追求把一种终极性标准变成现实生活的要求。现实性政治哲学则是充分注意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从现实条件和现实过程出发来思考人的公共生活方式,它并不单纯谋求政治生活的最高准则,而是探究在现实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政治生活方式。柏拉图的政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理想性政治哲学到现实性政治哲学的演变过程。处在这一演变路程中的两种形态的政治哲学并不是相互否定、彼此不容的,而是各有其价值,共同构成了柏拉图对人类政治活动的深刻洞见。理想性政治哲学凸显并使我们正确认识人类活动的理想性维度,不但克服了政治活动中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还为理解理想与现实张力场的理想一极提供了一个详尽的理论澄明。现实性政治哲学则通过两个维度的辩证统一,提供了思考人类政治活动的合理方式,克服了因囿于理论哲学而造成的偏于一极的“形而上学困境”,进而可以开显出一种本于人类活动自身特性的、科学合理的活动方式。因此,从整体上把握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思想和脉络,不仅可以还原它的本来面貌,更是对政治哲学本身的深刻反思。阐释和评析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思想和脉络,反思和建构实践哲学视阈中合理形态的政治哲学正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一、柏拉图之前的希腊政治思想及其理论局限

政治的目的,通俗地说,就是为了让人们在共同体生活中过得更好,但人们共同的活动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哪一种才是好的,这必然会引发人们对政治生活进行整体性反思,以期找到“好”的生活方式的确定性根据、合理性解释。在柏拉图之前,希腊古典时期的思想者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他们的思考。大致来说,包含了两种主要思路,一是在超验的层

面上确立现实共同体生活秩序的根据,这主要由早期希腊的神话传说体现出来。它们把现实安排归于神的创造,人们按照神的规划过着一种具有统一性,但却缺失了对现实眷注,而谋求一种纯粹意义上的理想性生活;二是通过对现实的认知和反思,把握现实中具有普遍性的因果关系,把它作为确立共同体生活规则的确定性根据,并依此安排人们的政治生活,这主要源自早期自然哲学家以物质的原因解释自然现象,着眼于现实认知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思路对理解、安排人们的生活都有重要的价值。第一种思路给了流变的现实以绝对的统一性保证,但由于在对现实生活的安排过程中,现实本身只是一个被动的受体,所以由此获得的生活方式便会因缺乏现实性而显得“不食人间烟火”般的冰冷,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人在抽象、空泛的理想中很难介入自己的生命态度。更何况超验的理想在政治活动中总是需要代理人才能表现出来,这就更增添了它被代言人利用而异化的风险。第二种思路抱着对现实的眷恋,其源自现实的制度安排当然可以一改前一种方式的冰冷面孔,但由于主体自身的有限性,人所认知、确立的现实必然性不可能给共同体提供一个绝对、确定的根据。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思想是从其前人提供的精神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他既吸收了前辈们对政治生活所做的极具价值的思考,又在它们所带来的政治困境中敏锐地意识到其局限性,并在寻求合理解决这些思想局限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具有开创性的政治思想。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神话中所体现的理想性政治哲学的萌芽。卡西尔认为,人们在共同体中的生活方式总是受到精神的关注 and 影响,即便是在假定共同体以其最早、最原始的经验形态呈现出来的领域,人们在其中的生活方式也不是某种原本既成的东西,而是超越生物类概念所设置的界限,受精神制约,经过精神处理的东西。尽管在其中精神的力量还没有以其本有面目出场,而是往往通过神的形式表现出来。他指出,“正如自然是通过感觉内容作理论解释和理论加工而形成的,社会结构也是一种中介性的、受观念制约的存在。它不是精神范畴、尤其是宗教范畴的最终的、真正本体论的起因,相反却是由那些范畴明确规定的。如果我们试图

把这些范畴解释成社会的经验形式之副本或复制品,那么我们就忘记了,神话—宗教结构的程序和功能恰恰已进入这种现实形式之中了。我们没听说有什么社会形式,无论多么原始,不显示出某种宗教痕迹的,只有当我们不言而喻地以这种宗教痕迹之模式和趋向为前提时,才能把社会本身当成一种确定的形式。”^①也就是说,宗教神话表达了人类精神的最初取向、人类意识的一种独立建构,它是早期人类对于共同体本原的精神体认,是一种对共同体生活方式的真正创造和构成的力量。

瑰丽多彩、意蕴深远的希腊神话,包含着人们对共同生活的认识和改造意识,通过这些神话,人们把共同体中现存的统一变成认识到的统一,并把认识到的统一变成一个独立自足、赋有神性的领域,人类依照它确认现实活动的固有规范。这种精神性的统一原则由此成为全部多样性经验统一性的先验的、自明的且真实的依据。所以我们看到,神话的内容在希腊古典时期不是一种纯粹的观念,而是被赋予确定的感性存在和活动的“真实”力量,对神的吟唱就是对一切现实现象的统一性根源的洞观、解释和报道。可以说“神话就是史前人类和早期人类世界的‘真实’历史。这里的‘真实’,并非指神话中的神和人的那些事确实发生,而且指在早期人类心目中,被认为是真实的,这种认为,影响了他们的现实生活。因此,这种‘真实’,是社会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②这种社会和历史真实体现出的是从超验的理想中获得现实活动的确定性根据,并以此理解改造现实的运思路向,这种思维方式也铸就了当时共同体生活的时代特性:共同体生活被纳入绝对物的本体性结构中,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人与神的交往,通过这种交往,权力取得本原意义上的合法性根据,统治者的功能就是观照真正存在之秩序并向世人报告,人们毫无怨言也毫无疑问地接受流淌着神性血脉的国家秩序及其施行的法规。“人遭受到这种激情控

①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黄龙保、周振选译:《神话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

② 洪涛:《逻各斯与空间——古代希腊政治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